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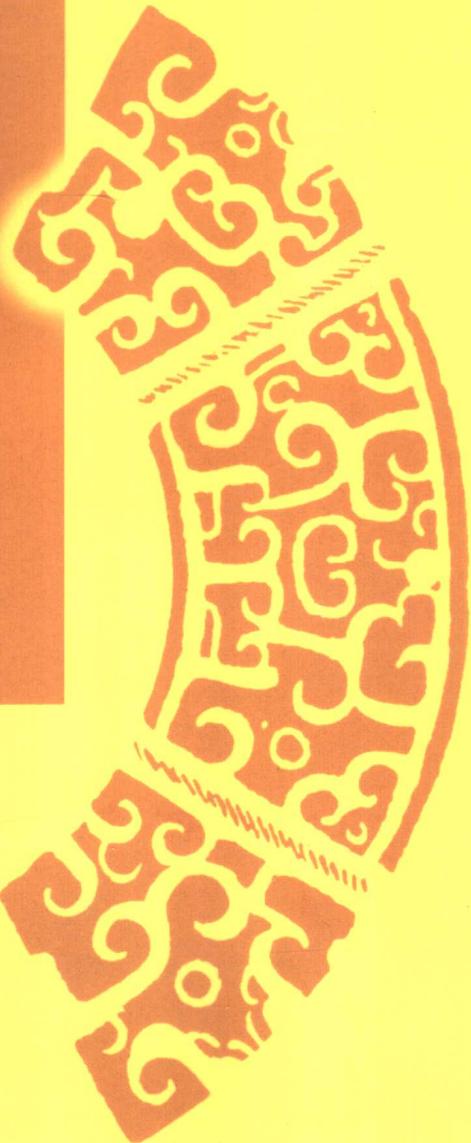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·编

集利

北京大学
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

[第三辑]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 研究中心集刊

第三辑

编委会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安平秋	孙钦善
李零	李家浩
杨忠	董洪利
漆永祥	

北京大学出版社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·第3辑/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·一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301-05888-8

I. 北… II. 北… III. 古文献学-研究-中国-丛刊
IV. G256.1-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4627 号

书 名: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(第三辑)

著作责任者: 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

责任编辑: 张弘泓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5888-8/G·076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cbs.pku.edu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3334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850mm×1168mm 32 开本 14.875 印张 373 千字

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目 录

论《左传》哀公九年占卜

- 兼谈五行卜法问题 刘瑛(1)

申论殷墟甲骨文“气”字的虚词用法 沈培(11)

郾王职壶铭文研究 董珊陈剑(29)

荀子之道

- 兼谈荀子的兼综儒道 王丽萍(55)

王充《论衡》对《史记》的评论 杨海峥(64)

中日合作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之

- 概况 安平秋(81)

读日本国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本汉籍札记 杨忠(88)

关于宋代学术文化研究的一点思考 孙钦善(98)

欧阳修文集版本流传系统辨析 王岚(103)

谈宋递刻本杨万里诗集的序跋 吴鸥(136)

论科举、四书、八股文的相互制动作用 顾歆艺(143)

郑樵校讎学理论之社会文化背景臆说 李更(167)

《无文印》之流传及其文献价值 许红霞(182)

高闶及其《春秋集注》研究 陈晓兰(199)

论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珍稀本汉籍

- 《新编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》 曹亦冰(211)

津田左右吉的儒家思想研究

- 以《论语与孔子思想》为中心 刘萍(226)

胡适的治学方法论述评 顾永新(250)

郭店楚墓竹简研究综述 胡兰江(271)

郭店《老子》和帛·今本五千言关系之我见

——从文本对勘上检验早于郭店时代的“全本”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《老子》存在的可能性及条件 | 李畅然(294) |
| 春秋车战“乘”义考辨 | 张兴吉(314) |
| 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辨义 | 李若晖(322) |
| 关于先秦兴土功时间的探讨 | 刘希庆(341) |
| 殷周禘礼初探 | 李峻岫(356) |

西汉酷吏现象研究

——以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、《汉书·酷吏传》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为中心 | 方 麟(368) |
| 《孟子章指》研究 | 张 量(402) |
| 杨万里研究综述 | 杨新勋(418) |
| 读《诗苑众芳》小札 | 张 铁(435) |
| 宋诗辑佚 | 李 娅(443) |
| 《缃素杂记》诸问题考 | 廖菊棟(455) |

论文英文题目

- 刘 瑛: Divinations in the Ni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Marquis Ai
of Lu Kingdom and the Omens of Five Phases (1)
- 沈 培: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Particle Usage of the Chinese
Character Qi (“气”) in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
in Yinxu (11)
- 董 珊、陈 剑: A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 on *Yan Wang Zhi Hu*
 (“郾王职壶”) (29)
- 王丽萍: Xun Zi’s theory on the Tao (55)
- 杨海峥: Comment on *ShiJi* in Wangchong’s *LunHeng* (64)
- 安平秋: Survey of the “Copy Project of Ancient Chinese Books
Published in Song or Yuan Dynasty Stowed by Japan
“The Imperial Household Agency Shoryobu” (81)
- 杨 忠: Reading Notes on the Chinese Books of Song or Yuan
Dynasty Copies Stowed in the Library within the Palace
of Japan (88)
- 孙钦善: A Little Consideration on the Research on Learning and
Culture of Song Dynasty (98)
- 王 岚: On the Edition System of the Collection of
Ou Yangxiu’s Works (103)
- 吴 鸥: On the Prefaces and Postscripts to the Collections of
Yang Wanli’s Poems Published in Song Dynasty (136)
- 顾歆艺: Discussion on Mutual Restrictions among the Imperial
Examinations, the *Four Books*, and the Eight-part Essay ... (143)

李更: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Zheng Qiao's Theory on "Jiaochou"	(167)
许红霞: The Spread of <i>WuWenYin</i> and Its Value in Literature ...	(182)
陈晓兰: Research on Gao Kang and His <i>Comprehensive Commentaries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</i>	(199)
曹亦冰: Discussion on the Rare Copy of the Chinese Book <i>Newly Edited Phratriy Dictionary of More Contents Arranged by Rhyme Stowed in the Library Shoryobu within the Palace of Japan</i> ...	(211)
刘萍: Tsuda Soukiti's Study of Confucianism——Based on <i>LunYu and Confucius's Thought</i>	(226)
顾永新: Discussion and Commentary on Hu Shi's Methodology in Learning	(250)
胡兰江: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Guodian Bamboo Slips	(271)
李畅然: A Text – comparison Approach to Examine the Possibility and Prerequisites of the Existance of a "Complete" Edition of <i>Laozi</i> Earlier than the Guodian Bamboo Editions	(294)
张兴吉: A Study o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<i>Sheng</i> ("乘") concerning Chariots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...	(314)
李若晖: An Analysis on the Assertion "Only Women and People of Low Birth are Hard to Deal with" in <i>Lunyu</i>	(322)
刘希庆: <i>Timing of Start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in the Pre-Qin Period</i>	(341)
李峻岫: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ite <i>Di</i> ("禘") in the Yin and Zhou Dynasty	(356)
方麟: A Study on the Cruel – official Phenomenon in the Western Han Dynasty	(368)
张量: A Study on Zhaoqi's <i>Abstracts of the Chapters of Mencius</i>	(402)

杨新勋: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Research on Yang Wanli and His Works	(418)
张 铁: An Introduction to <i>Shi Yuan Zhong Fang</i>	(435)
李 娅: Collecting the Lost Poems of the Song Dynesty	(443)
廖菊棟: A Research on <i>XIANG SU ZA JI</i>	(455)

论《左传》哀公九年占卜

——兼谈五行卜法问题

刘瑛

《左传》讲龟卜，一般只讲占卜的原因和结果，很少讲释兆的具体过程，而哀公九年记载的龟卜是个例外，它详细记载了三位史官对兆象的分析和判断，比较值得注意。

《左传》哀公九年记载，晋国准备攻打宋国，救援被宋围困的同盟国郑国，晋帅赵鞅为此让史墨等人进行了龟卜和筮占：

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。占诸史赵、史墨、史龟。史龟曰：“是谓沉阳，可以兴兵。利以伐姜，不利子商。伐齐则可，敌宋不吉。”史墨曰：“盈，水名也；子，水位也。名位敌，不可干也。炎帝为火师，姜姓其后也。水胜火，伐姜则可。”史赵曰：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郑方有罪，不可救也。救郑则不吉，不知其他。”阳虎以《周易》筮之，遇《泰》之《需》，曰：“宋方吉，不可与也。微子启，帝乙之元子也。宋、郑，甥舅也。祉，禄也。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，我安得吉焉。”乃止。

这则龟卜，是汉以来流行的五行兆象卜法所依据的、见于文献记载的最早的占卜实例，对研究春秋时期的占卜方法、占卜思想演变，都具有一定的意义。但因记事隐晦，其意“古今未有确解”（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哀公九年注，中华书局，1990年），专门的讨论还比较少。本文试在前人旧注的基础上，探赜钩沉，讨论这则龟卜的卜法特点及其对历史上五行兆象卜法的影响等问题。

一、释名、位

兆象是龟卜时兆坼的徵象，灼龟得兆，则有象可见，占卜中最关键的是对兆象进行解释。此次灼龟所得兆象，为“遇水适火”，即把兆形抽象命名为“水”、“火”然后加以解释。史墨以“水胜火”解释兆象所显示的吉凶，还引入了名(子)、位(水位)的概念加以分析。为进一步了解这则龟卜的特点，首先要搞清“名”与“位”关系的问题。

兆象呈“遇水适火”之状，表明兆纹是水流向火，水兆流行的方向是“南行适火”(孔疏引服虔注)。南和火这组概念，代表晋的敌国齐国(因为炎帝是火师，齐是炎帝之后)，子(于方位配于北)和水这组概念，代表晋的同盟国宋国。史龟所说的“沉阳”之兆，表示“火阳得水，故沉”(杜预注)，即阳气为阴气所胜，故火兆呈下沉状态。这种水胜于火的兆象，表明宋国正处于强盛状态，而齐国处于不利的状态。因为兵属阴类，阴气盛则代表“可以兴兵”，因此可以进攻齐国。

史赵还从水兆兆象的具体形态来判断，水兆呈“如川之满”之状，故“不可游也”，认为水兆所代表的宋国很强大，不利于进攻。二史之释兆，是从兆象的具体形状作出判断，都属于“因象求义”的占法。

但史墨的占兆是从兆象的名、位角度做出占断，与二史有所不同。史墨所说的“盈，水名也；子，水位也”，杜预解释为：

赵鞅姓盈，宋姓子。水盈坎乃行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。

孔疏云：

《秦本纪》，秦，伯翳之后，为嬴姓也。《赵世家》云赵氏之先与秦同祖，其伯翳后世为盈泄、蜚廉，有子二人，一曰恶来，其后为秦；一曰季胜，其后为赵。今卜赵鞅伐宋，故以盈、子为占。

据杜注、孔疏，赵氏与秦同祖，同姓嬴。嬴、盈二字古音同，因此盈即代表赵氏(晋国)，子是指商的后裔子姓宋国。以“盈、子为占”，是用两国的姓为占。“名位敌，不可干也”，是说晋国、宋国势均力敌，

因此宋国不可冒犯。

以两国之姓“盈”、“子”为占，虽亦可通，但还难以解释何以用“晋之名”与“宋之位”相比较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是以二国之姓为占，何以又别为名、位，而且一国之名与一国之位相较也不符合逻辑。因此杨伯峻先生说：“盈何以为水名，子何以为水位，古今未有确解”。

我们说，“盈，水名也”，显然表明“盈”与水有关；“子”代表宋国，而“子姓又得北方水位”也表明“子”与水有关。因此“盈”、“子”除了可以解释为两国之姓外，还可能属于另一种概念范畴。关于“子”的概念，据杜预注，比较明确，是指子得北方水位。

关于“盈”的涵义，竹添光鸿《左传会笺》云：^①

此专指宋之盛，不可并举赵氏。名位敌者，名位相配并盛，所以不可当也。盈，坎水之盛，故属之宋。卜法今不可考。然下文“是谓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。”此必见盈满之状，故云然也。赵鞅姓嬴，嬴、盈别字，不可以其声同而附会。

竹添光鸿氏认为“盈”并非指姓，而是指“坎水之盛”，与下面的“如川之满”相呼应，是说水势涨满，不可凭游。竹添光鸿氏从通假的角度对盈为姓氏的否定，并不能成立。^② 尽管如此，他的见解仍有一定的启发性，就是说，“盈”可能并不代表姓氏，而是水的“名”。

据杜预注，“名、位敌”代表“二水俱盛”，即晋、宋之兆都是吉兆，但阳虎的筮占却说“宋方吉”，与此相应的是“我安得吉”，可见晋并非与宋“俱盛”。因此名、位不应该分属晋、宋。这里的龟卜和筮占，都是站在晋国的立场，分析作战对象的强弱，从而制定晋国的战略。上面已经说过，齐是火师之后，于兆为火；宋为子姓，子得水位，水兆则指子姓宋国，应与晋国无涉。名、位都是对属于水兆的宋国情况的说明：于位，为子，子得北方水位；于名，为盈，盈亦代表水。“名、位敌，

① [日]竹添光鸿《左传会笺》卷 29，台北：凤凰出版社，1927 年影印，57 页。

② 嬴与盈可通。《说文》：嬴，帝少皞之姓也。段注：嬴，《地理志》作盈。

不可干”，是指此时的宋国“名”与“位”旗鼓相当，无懈可击，不可冒犯。

再来看“盈”究竟为何所指。杜预注“水盈坎乃行”，竹添光鸿注云：“盈，坎水之盛”，二者都认为“盈”与“坎水”有关。

在《左传》的筮占中，有以卦象表示卦义的用法，如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，知庄子引《周易》云：

《周易》有之：在《师》之《临》，曰：“师出以律，否臧，凶。”执事顺成为臧，逆为否。众散为弱，川壅为泽。有律以如己也，故曰律。否臧，且律竭也。盈而以竭，夭且不整，所以凶也。

《坎》下《坤》上为《师》，《兑》下《坤》上为《临》，《坎》初爻变阴为阳即为《兑》。《坎》为水，《兑》为泽，故曰“川壅为泽”。杨伯峻先生解释“盈而以竭”是“并卦象辞义论之，《坎》为川，川水盈满”，并举哀公九年龟卜说：“哀九年《传》‘如川之满，不可游也’是也”，最后总结说：“故曰‘盈’，此卦象也。川壅为泽，泽水易竭，又师出不以律，则律竭，此卦象及辞义也。”因此“盈”在这里是代指八卦之一的《坎》卦，即用《坎》的卦象“盈”表示。哀公九年的“盈”的用法与此相同。

由此可见，“盈”所代表的“水名”，可能与《坎》的卦象有关，可能用来代指《坎》水之“名”。而且《坎》于“位”正处于北方，与《说卦》“坎者水也，正北方之卦也”也相合，在五行配伍中，《坎》也正是与子、北、水相配，属于同一个配属系列。^① “名”、“位”既不是指两国之姓，也不是名分、地位这一对概念，而是属于数术范畴的概念。但龟兆如何与“名”、“位”等因素对应，与因为留下的材料太少，具体的卜法已不

^① 哀公九年这条占卜，《坎》卦位于北方，与《说卦》的八卦方位说一致，属于后天方位说。《说卦》具体的成书年代还不能确定。有学者认为《说卦》可能是战国时代的古籍，后天八卦方位也是先秦所传，非后人所创（参连劭名《式盘中的四门与八卦》，《文物》1987年第9期，36页）。我们还很难断定春秋时是否有八卦配方位的思想。但《说卦》的整体体系不太可能在战国时期突然凸现，而是经历过一个准备、整合的过程，依据了某种思想材料。

得而知。

二、卜法特点

兆形千变万化，没有一定之规，所以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说：“灼龟观兆，变化无穷”。但哀公九年的龟卜把兆形的抽象为水火，又从阴阳、水火相胜来解释胜负之理，并配合卦象（《坎》）、方位（北）、地支（子）而占，其卜法已有抽象的意味，在春秋时期是很特殊的。

探讨春秋时期卜法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有关的记载是非常重要的依据。《左》、《国》所记载的释兆方法，大致有以下两类：

1. 用“标准兆形”参验。

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五年，晋文公将纳周襄王，使卜偃占卜，卜偃曰：

吉。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。公曰：“吾不堪也。”对曰：“周礼未改，今之王，古之帝也。”

传说黄帝伐炎帝于阪泉之野，将战，卜得吉兆。其后“黄帝战于阪泉之兆”，成为一种标准兆形，即它的样式是公认的，卜者一望即知吉凶。这样的兆形有它的名称，如“涂山之兆”（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）。卜偃的释兆方法，是用类比法把卜得的兆象与标准兆象进行对比，相似的，既是吉兆。

2. 用卜兆的具体形状推断吉凶。

《国语·晋语一》：

献公卜伐骊戎，史苏占之，曰：“胜而不吉。”公曰：“何谓也？”对曰：“遇兆，挟以衡骨，齿牙为猾，戎夏交猝。交猝，是交胜也，臣故云。且惧有口，憯民，国移心焉。”

韦昭注云：

齿牙，谓兆端左右衅坼有似齿牙，中有纵画，故衡骨在口中，齿牙弄之，以象谗口之为害也。……兆有二画，外象戎，内象诸夏，夏，谓晋也。兆端会齿牙交，有似猝，猝，交对也。……齿牙、

衔骨，皆在口也。

是说兆象好像牙齿衔着骨头，形状参差不齐，显示着戎与诸夏不和，夏代表晋，所以晋伐骊戎将不会有好结果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说：“献公贪骊姬之色，卜而兆有口象，其祸竟流五世”，所谓“口象”，就是对兆象的形状的具体描述。这则从兆端、兆中、兆之外内二画占断吉凶的卜法，记载得很详细具体，值得注意。

《左传》襄公十年，孙文子占卜追击郑师，献兆于定姜。姜氏问繇，孙文子曰：“兆如山陵，有夫出征，而丧其雄”，所谓“兆如山陵”，也是对兆形的描述。

上述两种方法的不同之处在于：一是兆象有固定的名称；一是随兆纹的具体形状而占。但二者释兆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兆形。由此可见，春秋时期的卜法具有简单、直观的特点。

《周礼·春官·大卜》已把兆象整理出一百二十个“经兆之体”，但仍见其在殷周之际的繁复。而哀公九年的占卜，把兆象规范为水、火，显示龟卜从繁复到逐步规范的趋势。《左传》僖公四年孔疏云：“龟以本象金木水火土之兆以示人，故为长；筮以末数七八九十之策以示人，故为短。”以为五行兆象是龟兆的“本象”，但此说显然是以后代卜法附会于此。

哀公九年的龟卜，既有早期卜法的直观的特征，又有明显不同，除了观“象”以外，还引入了“数”（名、位）的概念来“见数推理”，并且渗入了阴阳五行相胜原理。这种新的占卜方法，对后世的五行卜法有很大影响。

三、五行卜法

以五行生克释兆，对历代龟卜有较大影响。汉以来即流行这种卜法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云：“有诏遣大司徒、大司空策告宗庙，杂加卜筮，皆曰：‘兆遇金水王相，卦遇父母得位。’”此次灼龟所得的兆象为

五行之兆中的金兆、水兆。孟康注曰：“金水相生也”；张晏注曰：“金王则水相也”，以五行相生说解释占卜。这则占卜从卜法到术语的应用应与春秋卜法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

五行卜法所依据的最早的占卜实例就是《左传》哀公九年的龟卜。关于五行兆象的具体卜法，孔疏引服虔注云：

卜法，横者为土，立者为木，斜向经者为金，背经者为火，因兆而细曲者为水。

除此之外，有关的材料还有以下几条：

《周礼·春官·占人》贾公彦疏：“体，兆象也”者，谓金木水火土五种之兆。言体言象者，谓兆之墨纵横，其形体象以金木水火土也。凡卜欲作龟之时，灼龟之四足，依四时而灼之。其兆直上向背者为木兆，直下向足者为水兆，邪向背者为火兆，邪向下者为金兆，横者为土兆，是兆象也。

《周礼·春官·大卜》贾公彦疏：经兆者，谓龟之正经。云体者，谓龟之金木水火土五兆之体。

《礼记·玉藻》孔颖达疏：君定体者，谓五行之兆象，既得兆象，君定其体之吉凶。

上述说法大都承袭了服虔的五行兆象说。清人以《左传》哀公九年占卜证五行兆象的有：

《周礼·春官·占人》孙诒让案^①：哀九年《传》“晋赵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”，是古卜兆分五行之证。

清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卷一^② 哀公九年：此传证卜书之为五行尤最明著。盖以两水而遇一火，谓之水适火也。水遇火则必灭火，如两水相遇则不能相胜。^③

^① 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卷四八，中华书局，1987年，1961页。

^② 梁履绳《左通补释》，《清经解续编》第二册，上海书店，1988年，190页。

^③ “遇水适火”非“两水而遇一火”，说见前，《补释》误。

清李德贻《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》^① 哀公九年案：南方属火，云适火，故知兆南行也。其所云卜法以五行之象会意，当是相传古法。《书》疏曰：“卜筮之事，体用难明。”故先儒各以意说，未知孰得其本。今之用龟，其兆横者为土，立者为木，斜向经者为金，背经者为火，因兆而细曲者为水，孔氏所云用龟之法与服卜法相同，是唐时犹存此法。^②

近人怀疑五行兆象卜法并非春秋时卜法，而是汉人本于服虔说附会。董作宾《商代龟卜之推测》论“五兆”谓：“此所谓五兆者，盖本于服虔之说。《左传》哀公九年‘夏，宋公伐郑’，‘秋，晋鞅卜救郑，遇水适火’。服虔注云（见上，略）。要在阴阳五行之说盛行，而附会为之也。”^③

研究春秋卜法，考古资料相对贫乏，文献材料又很稀见，卜法究竟如何已杳然难寻，服虔说已属珍贵，因此对此应持审慎态度。

后世流传的卜法说明，龟卜确与五行的占法有关。隋萧吉所撰《五行大义》的《刑篇》、《论五灵篇》并引史苏《龟经》，说明隋代龟卜与五行占法有关。《隋志》著录有《龟卜五兆动摇决》一卷，《龟图五行九亲》四卷，管、郭《近要决龟音色九宫蓍龟序》各一卷，《龟卜要决龟图五行九亲》各四卷。^④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有《龟上五兆动摇经诀》一卷，孙思邈《五兆算经》一卷。《宋史·艺文志·五行家》有《史苏五兆龟经》一卷、《五兆算经》一卷。元陆森《玉灵聚义》有《洪范五兆》。清胡煦《卜法详考》也详细记载了五行卜法。说明直到清代，始终流行着

① 李德贻《春秋左传贾服注辑述》《清经解续编》第三册，1044页。

② 参看《唐六典·太卜令职》、李筌《太白阴经·龟卜篇》、苏鹗《苏氏演义》，说与服、贾、孔说小有异。

③ 董作宾《商代龟卜之推测》，《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》第三册，台北：艺文印书馆，1977年，860页。

④ 姚振宗案：“管、郭当是魏之管辂、晋之郭璞，此书不知为一书为两书。”《隋书经籍志考证》，《二十五史补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，5602页。

这种卜法。

《唐六典·太卜令》云：^①“(太卜令)掌卜筮之法，一曰龟，二曰兆，三曰一易，四曰式。……凡兆以千里径为母，两翼为外。正为木，正横为土，内高为金，外高为火，细长芒动凡为水兆，有仰伏倚着落起，发摧折断动之状而知其吉凶，又视五行十二气。”又云：“凡五兆之策三十有六”，其注云：“三十六算，六变而成卦，一变为兆，再变成卦，二为甲乙，三为丙丁，四为戊己，五为庚辛，六为壬癸。其用五行相生相克相扶相抑，大抵与龟同占。”可见唐代五行卜法与“五兆之策”的算法相类似。^②

关于早期卜与筮关系的问题，有学者指出，卜筮作为两种独立的方术，每每并用，古人常在卜以前揲筮，如《周礼·筮人》郑玄注所说“当用卜先筮之，于筮之凶，则止不卜。”这时为了参照，就可以将筮得的数刻记在有关卜兆旁边，表明其间的关系。估计西周卜骨上的数字符号，都是卜前所行关于同一事项揲筮的结果，与卜兆有参照的联系。后世的卜法有以龟卜与《易》牵合附会的（如《卜法详考》所引《吴中卜法》），但一个卜兆不可能产生西周甲骨那样的六个数字。因此甲骨上的数字符号确实是与一定的兆关联的，却不是由卜象得出来的。^③

哀公九年的卜法是汉以后流行的五行卜法的最早的文献依据，它上承殷周之际卜筮并用的传统，下联汉代以后五行卜法的发展，是连接先秦至两汉卜法发展的一个环节。我们已经不能了解具体的占法究竟如何，如何以兆形附会于诸“数”，但它所提供的线索却不应该忽视，它表明卜与筮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对应关系，也表明龟卜逐渐

① 《宋本大唐六典》卷十四，中华书局影印，1991年，336—337页。

② 关于“五兆”的卜法，可参考《敦煌占卜文书与唐五代占卜研究》第二章之“五兆卜法”，学苑出版社，2001年，16—18页。

③ 李学勤《考古发现中的筮法》，《周易经传溯源》，长春出版社，1992年，135页。